

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

佛 日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中华传统佛学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如何适应时势人心而继承革新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热心弘法者的面前。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佛教革命的主将太虚大师,便提出过重建中国佛学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为继承和重建中国佛学,多方探索实践,留下了不少成败的经验。近四十年来,社会出现新的激变,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迎来了新的转机。当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期达此,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笔者对此思索有年,兹不揣鄙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浅见,以与同志者商榷探讨。

统的继承,现代佛学的建设,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传统中华佛学作一番总结回顾,以继承精华,扬弃糟粕。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绵延已二千年之久。从印度请来的佛学,经汉魏六朝之摄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传输运化,近现代之革新振作,其精华营养,已深深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神魂与命脉,并在中华文化肌体中,在与儒、道等学的长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佛学,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传扬,复盖了中华文化圈内的广袤时空。扎根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国佛学大德,发挥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在吸取、总摄印度佛学,建立适合中土机宜的中华佛学方面,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卓识睿智,其成就极为辉煌。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与特点,除众所周知的内容广博、大乘为主、诸宗之学争妍斗艳等之外,值得继承发扬的,大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

太虚大师曾说过,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本佛宗经,意谓以现实的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

对传统佛学的总结回顾

任何新文化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旧有传

为本,以主要出自释迦佛所说的经藏为宗,依佛经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阐释发挥。汉传佛教诸宗,率皆尊释迦牟尼佛为本师,除嗣传不永的三论宗外,其余诸宗之学,莫不宗依佛经而建立,如天台宗《法华》,贤首宗《华严》,净土宗《无量寿》等三经,较为重论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经;即号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也将法源上溯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刚》等经印心。汉传佛教界流传的佛典中,经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它,历代撰述也以经藏之注解疏释为主体。与本他佛(非历史人物的金刚持、普贤王如来等)、本师、宗论的藏传诸派相比,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特点颇为显著。这自与中国本有文化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汉传佛学的这一精神,无疑是应予肯定、继承的。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之所修所证为本,乃佛教区别于其它以天启神降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质,为佛教特具真实性的根本殊胜之点。释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内证法,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据。释尊的自内证法和其应机度人的方便法门,以记述其言传身教的经藏最为可靠,思想内容亦最丰富全面。后世祖师之造论发挥,及修证经验之口传,毕竟是流非源,其内证境界未必及于释尊之圆满,其思想内涵未必及于经藏之丰富全面,不无契合后世时机而设的方便之谈。欲识佛法本面,体佛陀本怀,最可靠莫过于直承释迦、宗依经藏,本佛陀所证万世不移的真理而应纷纭万变的时势人心,这是设教弘法应有的基本立场。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经论中虽已有三乘、三时、五味等判教说,对多种法门进行分门别类,但苞罗未周,影响不大。中国诸宗,莫不以判教说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建立了各自从不同

角度着眼的判教说,如天台宗之五时八教、三论宗之三法轮、华严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时教、净土宗之难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别传、密宗之显密二教与十住心等,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作了严密分析,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等,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出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断的高度智慧。藏传宁玛派的九乘、四宗见等判教说,所判释的佛法内容更为广泛。诸宗的判教说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据,应予继承发扬。判教说的发达,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高度开放、吞吐自如的宽阔胸怀。

三、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

佛经尤大乘经所示佛法之理境,内蕴极为深阔,予后人以发挥演绎的宽广余地。印度大德对佛经义理的阐发虽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传统和时代思维水平的局限,其阐发尚未能臻于圆极。而且部派之学有刻板烦琐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等论;大乘后期学说经院化,空、有二宗互诤,违背了佛法圆融无诤及重在离言实证的本旨。中国大德在极盛期印度佛学的基础上,对佛法尤大乘义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因他们禀有中华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如天台之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性具等说,三论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华严宗之四法界、十玄门、性起等说,其哲学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义理之圆融、圆满,均超过了印度佛学,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若从天台宗之圆融三谛看,印度佛学只及二谛,且未能圆融,天台则圆融了三谛;若从华严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学、藏传佛

学主要阐释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将第四层事事无碍法界的理趣阐发透彻，而华严宗则穷尽了事事无碍、缘起无尽的至极妙义。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中国大德的证悟和智慧，中国佛学的成就，并非亚于印度。印度高僧来华，礼赞道安大师为东方圣人、慧寂禅师为小释迦，天台智者大师亦号称小释迦，华严宗初祖法顺大师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诚非虚誉。

四、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

一切从人生现实和身心修养出发，将理论学说、玄言妙义归结为简易切实的实践法要，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禀此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宗之学为主。禅宗虽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响不大，入华后始蔚为大宗，一花五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与代表。其法单刀直入，顿体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将大小密诸乘的教理行果，统摄于言下之顿悟见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极圆顿而又至为简易，可谓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誉为东方文明之精萃，现已风靡于欧美。净土宗教旨虽出自佛经，但在印度未见树立专宗，在中国则经历代明眼大德之抉择阐扬，成为流传最广、摄机最众的易行法门。此宗依阿弥陀佛之本愿功德，以深信切愿念佛生西的易行道，总摄大小显密诸乘学修之道的归趋，示末法众生以即生出离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径。宋代以来，诸宗的行持，率皆趋归净土，禅净二宗有融合的趋势。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虽至为辉煌，但因受历史、文化心理等条件的限制，也难免有

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学的典籍传入汉地者，主要属西北印说一切有部，南传上座部的典籍传入不多，使得汉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义，有失于片面；由于本土伦理观念的障碍，印度晚期成熟的无上部密法，未能在汉地传扬开来，而这一部分密法，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学之精华；即中唐传入的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密法，在汉地亦嗣传不久，而其学传入日本，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传承、发挥；由于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学，虽入汉地，却未得广布弘传，施其应有的影响于汉地佛学及中华文化，而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因明学，却传扬不绝，形成了重辩论的风气。总之，在小乘学、密乘学、因明学方面，汉地佛学有不及南传佛学、藏传佛学、日本佛学之处。

就佛学之内容体系而言，中国汉传佛学在今天所表现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人乘正法的弘扬不足。从经藏所表述的思想体系来看，人乘正法，为大小密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为释尊当时对多数在家信众所主要宣说者。其内容包括营生治事、伦理政道、社会福利等发达人生、安定社会的世间法，充分表现出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乃释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儒家被统治者尊为正统，迫使佛教在世间法方面不得不顺应、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的文化格局，规定了佛教只管讲出世法，其末流则只管送亡度鬼，世间法由儒家垄断，修身法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经宋孝宗等的钦定，成为儒释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们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于出世间法，遂给了世人以佛法只讲出世的错觉，形成不出世则不学佛、学佛则必消极厌世的倾向，掩盖了佛法积极发达人生的本来面目。藏传佛学忽视人乘正法弘扬的倾

向,更为严重。

第二,修学次第的不够完备。由于汉传佛学重在出世间法、圆顿法门,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如太虚大师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础上稳建禅净二宗。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视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忽视世间法等弊端,难免产生一些消极的社会作用。相较而言,藏传佛学的修学次第较为完备。

上述两大缺陷,是导致中国汉传佛教在明末以后渐趋衰颓的重要原因。近现代不少大德,对此早已有所认识,力图改革纠正,然毕竟积重难返,非一时所能完全改观。还有一些人因对中国汉传佛学的优缺点缺乏正确的评估,走向墨守传统与否定传统的两极歧途。

墨守传统者,认为祖传诸宗之学,不得丝毫移易,甚至久已失传的宗派,亦需恢复。其继承、复兴传统的热忱,固然可嘉,然不知诸宗之学,各应当时机宜而设,是流而非源。契理契机,为弘法的基本原则。太虚大师说得好:“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人生佛教》)时过境迁,社会人心与古昔已大有不同,若固步自封,不适应新的时机而施設方便,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则佛法难以被现代人所接受。《楞伽》云:“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不应机的说法便非正确的说法。弘扬佛法,应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为立足点,应机说法,使佛法被众生所运用,起到净化人心、利益社会的应有作用,而不在如同保护文物一样护持某种古代的宗派之学。实际上,古代诸宗之学,在今天都有其不足以圆契时机的缺陷,若不革新发展,难以振兴弘布。

否定传统者,以虚无主义态度贬弃传统佛学,或者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路子,以

所谓“原始佛学”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学为准则,否定中国佛学的核心内容心性论及台贤禅净之学,证《楞严》、《圆觉》、《起信》为伪作,斥心性本觉、“真常唯心”说为印度教梵我论。殊不知心性本觉义,出《华严》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义,不过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印的表述,台贤二宗之圆教义理,质诸佛经,无不有据,禅净二宗之经久流传,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机的坚实基础。另一种人则对本土传统佛学丧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认南传、藏传、日本的某种宗派之学为真正佛法,欲图原样移植,以取代汉传诸宗。殊不知吸取南传、藏传、日本佛学之精华,取长补短,固属必要,但南传、藏传、日本的宗派之学,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当地时机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积弊,原样移植以取代本土诸宗,更难契合时机,即使得以流布,也难免产生弊端。

对于以上两种极端,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早就作过批评:“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

关于重建的刍议

回顾传统,环视世界,展望未来,重建中华佛学,势在必行,乃时代赋予新一代佛弟子的神圣使命。如何重建,太虚大师曾提出过基本的方针:“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人生佛教开题代序》)这一原则,在今天看来,依然正确。几十年来,东密、藏密的传入,南传佛教典籍的译介,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海内外佛教革新的实践,为系统重建中国佛学创造了条件。

根据太虚大师等先驱者的思想,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大略有以下三点。

首先,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如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所以说:“不是依于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这须发扬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传统,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为依据,针对时机而汲取发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非指任何一古代、异地的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学,非局于诸宗所依的某一些经论,而是现存全部佛典中所载佛陀遗训所示的整体佛法。就中国传统佛学的缺欠而言,在今天应重视长期未予应有重视的《阿含经》。可参酌南传藏经,补充以藏文藏经,从全部教典中体认本源佛法的内容和结构。

其次,须“适应全人类的时机”。太虚大师说得好:“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何在,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们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佛陀学纲》)“根据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新与融贯》)什么是当今全人类的时机?东西方文明从碰撞到交融,可谓当今人类文化思潮之大势所趋。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发达了物质生活,财富空前增殖,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转换的步伐加快,形成了举世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乐于变革的风气;另一方面,片面发达物质文明所造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促使人们反省文明方向,重识东方传统文化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前沿科学的新成果,更不断促使人们认识东方传统文化尤佛法的深层价值,大有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之势。处于世界统一的新文化探求中的人类,需要一种足以针治近代西方文明弊病,既与现代精神相协调,而又超越时代的智慧,能满足这一需要者,无疑非

佛法莫属。人类需要佛法,中国需要佛法,这种时势人心,提供了佛教振兴的空前大好时机。然而,各地区旧有的诸宗派之学,不堪完全适应现代人的接受能力,需要顺应现代人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之机,重建一种科学性与超科学性、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系统性与简易性统一的新佛学。

所谓科学性与超科学性的统一,意谓对佛法原理的阐释,须运用现代知识、现代科学的成果,在阐明佛法与现代科学相契不悖中,显示出佛法本具的超科学的价值。所谓世间性与出世间性的统一,意谓应立足现实人生,着眼于众生的利乐、人心的净化、人间净土的建设,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泼应用,在现实人间的建设中提高精神境界、升华生命价值,表现出佛法入世间而又超越世间的根本精神,改变传统中国佛教片面注重出世间的倾向。太虚大师主张的“依人乘果趋向佛果”的大乘渐教、今菩萨行,中国佛协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即具备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统一的性质。所谓系统性与简易性的统一,意谓在教义的阐述上须具系统性,包摄全部佛学的精华,按内在逻辑组成严密的结构,避免烦琐、玄虚、片面散漫,精简纷繁名相,在修持法门上须简易切实,适宜快速生活节奏中繁忙的现代人修学。佛学典籍山积尘封,仅汉文佛典已超过二万卷,加上梵、藏、巴利、日文等佛典,一个人纵使毕生专攻,亦难尽览,何暇修证。现代人需要的,不是将佛法愈演愈繁,而是将其精华浓缩而又浓缩,深入浅出,以尽量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使人易于掌握运用。

再次,现代佛学的建立,还须立足于本有传统。一种在当地能经久流传的佛法,如中土的禅净二宗,自有其能适应本地时机的深刻根源,不可轻易废弃,舍本外求,只宜在原有基础上,吸取其它地区佛学的所长,改革充实。

根据以上原则,笔者认为,中国佛学的重建,目前应着力解决四大重点问题。

一、基础佛学的建立与推广

针对传统诸宗之学或过于偏专、或过于玄深等缺欠,急需建立和推广既浓缩了全部佛法精义,又联系现代知识、用现代语言表述的统一的**基础佛学**。这种基础佛学,应主要宗依经藏,广摄诸宗,系统、完整、全面地表达出全部佛法的教义体系。其内容,应以基础教义(缘起法、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三学六度四摄等)为根本,发挥演绎的诸宗之学为枝叶。表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依上述原则,编写一本篇幅适中、高水平的佛学概论书,作为佛教院校的统一教材,流通教内外,作为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学习佛学的入门教科书。此外,以《佛典精选》、《佛言祖语》等形式,按全体佛法的内容和系统,精选原典,提供给广大佛教徒阅读,亦属必要。

二、修学次第的建立

针对传统佛学尤禅净二宗修学次第不大完备的缺点,建立诸宗共通及不共的修学次第。其内容应在五乘共道——人乘正道的基础上,建立十善等天乘道和三学、三十七道品等三乘(声缘、缘觉、菩萨)共道、六度四摄等大乘道。以发向善心、出离心、菩提心三心为本。三心的发起,可吸取藏传诸宗的四共加行道,观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业因可畏、轮回之苦、学佛之利益,吸取藏传诸宗修四无量心观及自他相换、七重观察等发菩提心之修法。还应针对传统佛教未能分清出家、在家修学道的弊病,分述出家、在家二众的不同修学次第和修学内容、修学重点,建立青年、老年、妇女、知识分子、农工商干等各类人学佛的法则、次第。

三、在教、戒的基础上 稳建禅净密诸宗

佛法的旨归,终在了生脱死。而即生了生脱死的圆顿法门,莫过于禅、净、密三门。此三门皆依佛陀的果地功德而建立,皆属密法,是汉藏传统佛学的精萃,尤其禅净二宗,为最契汉地学人机宜的法门,至今仍最具生命力,必须继承弘扬。然应针对汉地学人习禅、净、密忽视基本教义的学习和发心持戒等诸乘共道的弊病,将禅、净、密稳建于教、戒之上,严格修学次第,强调无论修学何宗,皆须先闻思经教,得正知正见,真实发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质、精神、伦理的生活,先学做好人,后才谈得上依秘密圆顿法门明心见性、即生解脱。禅宗法门,应针对当今学人根机,巧设参禅门径和传禅技巧,参考心理学、超心理学,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圆满之方便,摄取气功,广开多种禅门,不宜死拘参看话头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习,应强调严循次第,备足资粮,从显入密,发心真正,师承真正,先肃清为得神通、逞异能、作人师、敛钱财、抱明妃及贪图便宜等不正发心,净持显密共戒和秘密三昧耶戒,严禁将密法作为一种气功来传授和依止气功师修学密法,以防学人误入歧途。

四、应用佛学的建立

应用佛学,指将佛法的原理和修持方法如禅观、忏悔等落实于现实生活,运用于学习工作、教育、人体科学研究、医疗、体育、气功、养生、文学艺术、武术、军事、娱乐、旅游、企业管理等各种领域,将佛法与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给世人以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技巧,使佛法在千百万人的实用中发挥其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海外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应大力提倡,多方实践,创立

1992年本刊荣誉订户

国 内		北京刘录生居士		500元		
北京赵朴初居士	2000元	酒泉融照法师	500元		重庆惟一法师	500元
广东邹观恒居士	2000元	汕头又章法师	1000元		哈尔滨赫崇盛居士	500元
广东河头糖厂	500元	永昌陈兴贤居士	500元		随州性安法师	1000元
广东翟日胜居士	500元	黄石市常乐法师	500元		哈尔滨赫永贵居士	500元
陕西源慧法师	608元	大同市佛教协会	2000元		绵竹谢镇溪居士	1000元
宁波性慧法师	540元	广东遂溪信众	5934.40元		安仁智成法师	500元
黑龙江姚殿良居士	608元	上虞王金娥居士	500元		廉江辛月英居士	500元
云南礼开法师	500元	玉林市了通法师	500元		广州郭旦华居士	2000元
太原佛制法师	498元	武威谛禅法师	500元		平阳万如法师	500元
河南赵敏成居士	500元	武威海藏寺	500元		贵阳宗满法师	500元
扶风澄观法师	500元	北京刘一寰居士	美金200元		汕头张玉华居士	500元
泉州妙莲法师	500元	南京雪烦法师	500元		永仁刘琼珍居士	500元
常州松纯法师	1080元	江苏常衡文居士	500元		南宁黄益泉居士	1000元
衡阳天顺法师	500元	北京妙忠法师	1000元		遂溪温波居士	500元
重庆裴生贵居士	1000元	重庆心月法师	500元		广州光明法师	1000元
重庆赵英居士	1000元	镇江茗山法师	1000元		成都爱道堂	500元
重庆赵青居士	1000元	汕头达善法师	500元		峨眉山佛教协会	2000元
重庆赵欣居士	1000元	石狮市佛教协会	500元		宁夏佛教协会	500元
河南侯启发居士	1000元	湖北性诚法师	500元		武进陈玉澹居士等	1000元
丹霞山见成法师	500元	湖北性安法师	500元		浙江阿育王寺	3000元
户县李元培居士	600元	四川杨树村居士	1000元		新都宝光寺	2000元
潮阳通彻法师	538元	黑龙江然德法师	900元		广州华林寺	1000元
天津大悲院	600元	五台山能修法师	500元		厦门妙清寺	500元
广东法善法师	1000元	衡阳慈莹法师	500元		四川三合山寺	500元

海 外

香港根造法师	美金200元	加拿大诚祥法师	人民币500元	台湾首愚法师	美金200元
香港照暄法师	港币2000元	香港何泽霖居士	人民币1000元		

各种佛法应用学,作为现代佛学的重要内容。

依以上原则和重点而建立的佛学,大概能与时代人心相协调,成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世界佛学。这种新佛学的特质,可大略总结如下:以全部经教所示佛陀的整体思想为本源,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佛学的精华,摄取吸收藏传、南传、日本、欧美等地佛学之所长,在系统全面、高度浓缩而又简明通俗

的基础教义之阐述上,建立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的修学次第,教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行,净化自心,获得安乐,在此基础上稳建禅、净、密,提供给人们一种既能现世获得利乐、又能即生了脱生死的安乐易行之道。愿有志者、有关部门为建立这种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而共同努力,以回应时代,报答四恩。

编 后 语

今年《法音》编辑的重点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究竟有哪些优良传统？应如何继承发扬？我们佛教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现状如何？本期中有几篇文章对此发表了看法。

佛日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中认为，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有了新的转机。在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达此目的，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文章分析了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及其缺欠，提出了重建中国佛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及目前应着力解决的四大重点问题。有理有据，论述精辟。

“僧要象僧，庙要象庙”，这是对寺庙与僧人的基本要求。吴立民先生在《读王船山〈牧云常住记〉书后》中，通过对王船山《牧云常住记》的导读，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很值得大家深思。

广兴法师翻译的彼力拉教授所著《佛教的未来——论僧伽的职责》一文中所讨论的问题，虽然主要针对斯里兰卡，但许多问题有共通性，对我国佛教也不乏启迪意义。尤其文中提到，世界佛教徒应当意识到自己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仅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无私的贡献，也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多作贡献。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我国佛教徒的深刻反省。

随着佛教传播到西方，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士对之发生了浓厚兴趣，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还深受其影响。在当今中西文化从冲突碰撞走向对话交融之际，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相信对开阔我们的视野还是有益的。为此本刊新辟“西方思想家与佛教”这一栏目，欢迎从事有关研究者惠稿。本期所刊智化居士《尼采对轮回的领悟》一文，指出了佛教思想对尼采哲学的影响，并辨析了佛法的轮回观念与尼采永恒回转说的差异。

以往《法音》“胜迹巡礼”一栏的文章，往往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内容也大抵以介绍寺庙沿革、建筑布局为主。郑茜居士《游梵净山》一文，文情并茂，清新有味，令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希望以后能经常见到这样的稿件。

张文良先生的《行云流水说赵州》，是他赵州和尚评传系列的第二篇；王仲尧先生《论佛教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一文，概要回顾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指出历代高僧积极传播佛教文化的努力，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这些文章都有相当的深度，可读性较强。象这样的稿件，必能赢得读者的喜爱。